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与公司创业

——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①

蒋春燕,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有关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研究的基础上, 概括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6个代表性模型, 并通过江苏和广东两省的676家新兴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相互促进, 但这些相互促进关系在新兴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早期企业比较侧重于利用式学习、强关系和渐进式公司创业之间的促进关系; 而在中期企业则倾向于在原有促进关系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式学习、弱关系和激进式公司创业; 经过不断地调整, 在后期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清晰和明显, 并达到平衡.

关键词: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弱关系; 强关系; 激进式公司创业; 渐进式公司创业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08)06-0061-16

0 引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 新兴企业对未来全球经济,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其作用都不可估量. 毫无疑问, 认为大量研究开始致力于新兴企业,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是影响新兴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 2]. 但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倾向于把这3个因素分开单独考虑, 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3, 4]. 而且这些研究简单地设定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自身就能对新兴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发挥作用, 忽视了影响它们发挥作用的条件因素^[5, 6]. 最后, 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兴企业, 转型经济中新兴企业的研究还是非常的少, 这与它们在转型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称^[6, 7]. 有鉴于此, 本文根据以往的文献总结概括出包括这3个因素的6个理论模型, 通过676家中国新兴企业的数据, 分析了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考虑了新

兴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这些作用的影响.

1 文献回顾与模型建立

1.1 组织学习

面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 许多企业深刻认识到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创新来应对这种变化, 因而组织学习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 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8]. 对于转型经济中的新兴企业而言, 生存和成长的较量就是学习的较量, 新兴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学习外部新的知识并和自身内部已有的知识有效地结合来应对环境中的机遇和威胁, 以此来克服新兴企业缺乏经验的劣势, 确立自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9]. 而学习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两个学习过程: 探索式学习(exploration)和利用式学习(exploitation)的关系. 相对于老企业而言, 新兴企业有形和无形资产都比较微薄, 利用式学习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对于当前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必须的, 而探索式学习则对长远发展和建立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① 收稿日期: 2006-06-19; 修订日期: 2007-08-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70602010); “985工程”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创新基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蒋春燕(1976—), 女, 江苏宜兴人, 博士, 副教授. Email: jcy88@yahoo.com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长期以来都是组织学习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探索式学习以发现、试验、冒险和创新为特点,而利用式学习则以精炼、执行、效率和选择为特点^[10]。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组织当前已有知识的态度,探索式学习倾向于脱离组织当前已有的知识,旨在开创全新的知识领域,而利用式学习则是在组织当前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学习,旨在全面充分利用组织已有的知识。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把这两个学习过程作为对立的过程来研究:首先,探索式学习会限制利用式学习,反之亦然;其次,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应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最后,条件主义学派认为,应该根据与内外环境条件的一致性来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进行取舍。最近,一些学者指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企业必须同时进行这两种学习过程。丰田公司就成功地同时进行这两种学习,利用式学习使得公司学习曲线成本降低,而探索式学习使得公司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创新^[11]。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是相互促进的,探索式学习的本质就是对各种各样新知识的搜寻和发现,这些新的知识大大扩充了企业的知识存量。企业的知识存量越大,就越容易进行利用式学习,因为利用式学习的本质就是把当前的知识精炼、标准化和常规化,从而充分地利用它们^[10]。有关吸收能力的文献也指出企业从知识存量中创造价值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它们利用知识能力的高低。另外,知识存量越广,探索式学习所获得的新知识与已有知识重合的概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利用式学习,从而越容易把新知识转化成企业自身的知识,而被企业所利用^[12]。可见,探索式学习不断促进利用式学习把新的知识内部化。

1.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被广泛定义为社会成员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的利益。社会网络的研究目前处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前列。社会网络的研究人员认为理解复杂的组织现象不能单单考虑社会关系是否存在,更应该全面考虑社会关系的模式^[13]。Granovetter^[14]首先把企业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和弱关系(weak ties)两种模式。强关系是指那些情感上联系非常紧密、接触很频繁、多重的社会关系。强

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对彼此都十分熟悉,信息传递非常迅速,但是建立和保持强关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弱关系是指那些情感上联系不是非常紧密、接触也不是很频繁、单一的社会关系。弱关系能促进组织获得大量新的、不重复的信息和资源,而且建立和保持弱关系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少得多。

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社会网络对组织学习的重要作用^[15]。弱关系对探索式学习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信息和控制方面来解释:首先,弱关系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提供许多新颖而不重复的信息,因为保持弱关系的网络成员彼此并不是十分熟悉,背景领域也大不相同,对不同的问题有着大不相同的见解,为探索式学习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其次,弱关系从结构上来说相对自由,使得网络成员所受的限制大大减少,于是就更容易脱离已有的被大家认可的常规知识,去搜寻或实验全新的知识而进行探索式学习。类似地,首先,强关系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方面,强关系可以把知识形成一系列的原则并得到成员认同,从而使得成员之间非常熟悉组织现有的知识,很容易在彼此之间进行传递、交流,并达到共享,促进利用式学习;其次,强关系从结构上来说是不自由的,尽管成员之间彼此因为要遵守共同的规则而受到限制,但却大大降低了监控和交易成本,以及机会主义的发生,但企业往往只能遵守既定的规则加以充分利用,而不太可能脱离常规尝试新的知识,从而促进了利用式学习。

当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反过来也会对社会网络结构产生影响。网络关系的选择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16]。当企业进行探索式学习,企业特定的不确定性相对很高时,企业会通过建立新的关系来拓宽现有的社会网络,因为企业现有的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提供的大都是重复的信息,对降低高的不确定性效果不大。而刚刚建立的新关系在企业的社会网络中相对而言是弱关系,这些弱关系能为企业提供许多新颖、不重复的信息,更有可能降低企业特定的不确定性。反之,当企业进行利用式学习,企业特定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低时,企业会由于惰性或其它因素,更多地依赖现有的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

1.3 公司创业

公司创业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简称 CE) 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竞争格局的变化, 公司创业不应只是大企业进行“创造性破坏”改变现状来适应环境变化的“专利”。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得所有企业, 当然包括新兴企业, 都必须重视公司创业用来提高竞争地位和获得竞争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普遍认可的公司创业的概念。本文把公司创业定义为企业家精神在整个公司的渗透, 即一种战略导向, 该导向以创新、冒险和前瞻性为特点^[17], 这些特点都有从渐进到激进的趋势。根据 Henderson 和 Clark^[18]对创新的划分框架, 把公司创业划分为渐进式公司创业 (incremental CE) 和激进式公司创业 (radical CE)。渐进式公司创业是指加强和升级现有产品/市场的战略导向, 而激进式公司创业是指开拓全新的产品/市场的战略导向。

公司创业在促进组织学习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激进的公司创业为探索式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氛围。激进式公司创业的特点与探索式学习获取知识紧密联系: 开发一个全新产品的战略导向会促使企业去探索各种有关技术和市场的新信息和知识; 开拓全新市场的导向也会促使企业探索学习全新市场上的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种种情况。因为所有这些信息 and 知识是企业所缺乏的, 必须进行探索式学习。渐进式公司创业为利用式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氛围。渐进式公司创业的特点与利用式学习获取知识紧密联系: 开发延伸产品的战略导向促使企业利用已有的有关产品技术和市场的信息; 进入相关市场的导向也会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在现有市场上所获得的有关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种种情况。因为所有这些信息 and 知识都是企业所已经掌握的, 所以只要进行利用式学习加以充分利用就可以了。

当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反过来也会影响公司创业。知识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企业通过公司创业创造、保持和利用各种各样的知识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包含各种各样的知识, 就是知识使得企业不断进行公司创业。通常, 企业的知识存量由 3 部分知识组成: 全新的知识、相

关联的新知识和现有的知识。当利用式学习所获得的相关联的新知识如邻近相似市场的顾客需求情况, 或者相同产品形状、颜色等的延伸占据领先比例, 那么企业就比较容易形成渐进式公司创业。然而, 当探索式学习获得的全新的知识如全新的产品技术信息, 或者还未发现的市场需求占据优势, 企业就比较容易形成激进式的公司创业。

1.4 模型建立

图 1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包括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 3 个因素的 6 个理论模型, 每个模型都会在总体样本和根据成长阶段划分的分样本中进行检验。

模型 1 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渐进式公司创业以及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正相关。

模型 2 强关系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负相关; 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正相关。

模型 3 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创业和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正相关, 与弱关系负相关。

模型 4 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正相关, 与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负相关; 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正相关。

模型 5 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以及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正相关, 与弱关系负相关。

模型 6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正相关, 与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负相关; 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正相关。

本文在对这 6 个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的时候没有假定 1 个最优模型, 采用这种非限制分析方法的原因有 3 点: 第 1, 以往的研究对这 6 个主要变量关系的证据是不一致的; 第 2,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这 6 个变量放在一起考虑进行的研究; 第 3, 更没有研究检验这些变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企业中的作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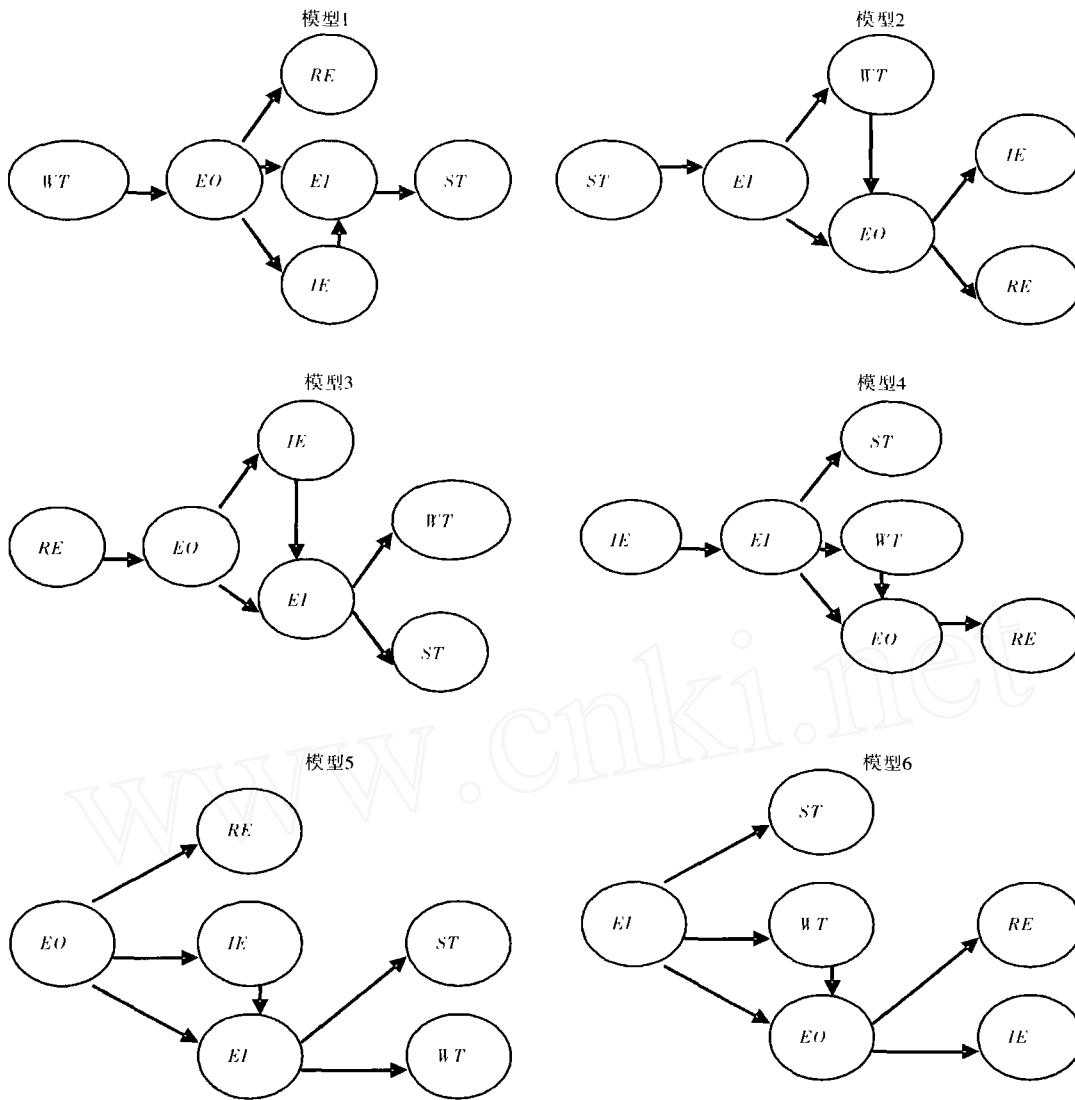


图1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的理论模型

Fig. 1 Six hypothesized model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cial network, and CE

注: WT 表示弱关系, ST 表示强关系; RE 表示激进式公司创业, IE 表示渐进式公司创业; EO 表示探索式学习, EI 表示利用式学习.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本文的抽样范围包括江苏(张家港、南京和无锡)和广东(广州和东莞)两省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新兴企业. 之所以选择这两省的新兴企业作为抽样范围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1, 刚刚完成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新兴企业大多分布在改革开放程度高, 经济相对发达, 市场发育更加成熟的东南沿海地区. 按位次先后来看, 江苏和广东分别居于第1和第3位. 因此本文的对象属于多数而不是少数, 具有普遍性;第2, 以往类似的研究也表明江苏和广东两省

企业所采取的实践、规则、和措施非常具有代表性^[19], 因此本文的抽样范围能很好地反映和揭示中国新兴企业目前的现状.

本文根据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黄页随机抽取成立时间短于或等于8年的企业, 然后通过电话与该企业的高层联络, 确认可以接受调查后, 即派人上门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共发出问卷1250份(每个城市250家新兴企业), 要求由企业的总经理(CEO)或高层管理人员填写, 确保信息提供者对本文所要调查的问题是了解和熟悉的. 总共回收问卷696份, 其中有效问卷676份(张家港, 244; 无锡, 87; 南京, 89; 广州, 128; 东莞, 128), 有效回收率为54.1%. 表1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年龄、行业和地区特点给出了样本的分布.

表1 样本的一些主要特征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企业特征		企业数	百分比
企业规模 /人	少于100	196	29.0
	100~500	301	44.5
	500~1000	110	16.3
	1000~2000	60	8.9
	大于2000	9	1.3
	合计	676	100.0
所有制类型	国有	24	3.6
	外资	45	6.7
	股份合作制	86	12.7
	私营	405	59.9
	集体	98	14.5
	其他	18	2.6
	合计	676	100.0
成立时间 /年	短于3	289	42.8
	3~5	219	32.4
	5以上	168	24.8
	合计	676	100.0
地区	张家港	244	36.1
	南京	89	13.2
	无锡	87	12.9
	广州	128	18.9
	东莞	128	18.9
	合计	676	100.0
产业	电子信息	322	47.6
	光学机械/电子	110	16.3
	生化	96	14.2
	纺织	85	12.6
	其他	63	9.3
	合计	676	100.0

在1250家新兴企业中随机抽取了138家企业来验证非回应偏差(non-respondent bias),在这138家企业中,43家回收到问卷,95家没有回收到问卷。根据开发区企业黄页所提供的描述性数据,比较了回应企业与非回应企业的年龄、规模和所有制类型,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类企业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表明样本没有很严重的非回应偏差。另外,从单一被试取得所有信息的问卷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s)。根据Podsakoff等^[20]的建议,本文从研究设计和统计上都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同源误差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研究设计上,本文保证问卷的匿名性、明确答案无对错之分、尽可能地使用清晰明确的用语、以及反向用语突破思维定性等;统计上,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来验证本文数据同源误差的严重程度。主成分因子分析析出了6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3.2%,其中因子1解释了15.8%。这表明没有单一的1个因子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量,因此,本文数据的同源误差不是很严重。

2.2 指标体系

本文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根据本文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在问卷正式定稿与调查之前,先对部分企业界人士进行问卷的预调查,再根据预试者提供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修订。探索式/利用式学习采取了Atuahene-Gima^[21]开发的量表,包含“不断寻求新的产品/市场信息;寻求使企业脱离当前产品/市场信息;强调积累学习当前有效解决产品/市场问题的方法;重视搜寻企业现有产品/当前市场的信息”等10个项目。题项以Likert 5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本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决策来回答,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激进式/渐进式公司创业参考了He和Wong^[22]的量表,包含“引进全新一代的产品,拓展全新的产品范围;开发全新的市场;提高现有的产品;降低现有生产成本”等8个项目。题项以Likert 5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本企业最近的投资决策来回答,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强/弱关系采取了Collins和Clark^[23]包含8个项目的量表,包括与内外部人际关系中的各项关系的数目、接触的次數、持续的时间和亲密程度。题项以Likert 7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自身社会人际关系的状况来回答,1代表很少、很短和不亲密,7代表很多、很长和很亲密。

在进行假设验证之前,通过对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内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检验,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定概念的充分和适当性。表2给出

了所有变量探索式因子分析的结果:26 个问题项代表了 6 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73.2%,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受水平 0.70,其中强关系 0.95、弱关系 0.95、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 0.86、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 0.81、探索式学习 0.72、利用式学习 0.70,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本文的测量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chi^2(194) = 673.04, p < 0.01; CFI = 0.96, RMSEA = 0.062, RMR = 0.065, NNFI = 0.97, IFI = 0.97$).所有题项都对应于假设的因子结

构,而且标准化的因子负荷明显高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 0.60(本文中相应的最小值 0.65),而且都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 < 0.01$),充分显示了极强的内敛效度.最后,Harman 单因子模型($\chi^2(209) = 5\,264.58, p < 0.01; CFI = 0.70, RMSEA = 0.23, NNFI = 0.67, IFI = 0.70$)与本文的 6 因子测量模型卡方检验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Delta\chi^2(15) = 4\,591.54, p < 0.01$).这充分表明各变量表现出很高的判别效度.

表 2 探索式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EFA results of measures

变量		F1	F2	F3	F4	F5	F6
F1 强关系(销售、研发、生产、其他)	各项关系的数目	0.88					
	接触的次数	0.90					
	持续的时间	0.87					
	亲密程度	0.88					
F2 弱关系(独立董事、供货厂商、顾客团体、金融机构、竞争对手、合伙联盟、政府机构、贸易协会、其他)	各项关系的数目		0.89				
	接触的次数		0.89				
	持续的时间		0.89				
	亲密程度		0.88				
F3 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	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			0.72			
	提高当前生产的灵活性			0.80			
	降低现有生产成本			0.85			
	提高现有产品的产出和降低能耗			0.79			
F4 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	引进全新一代的产品				0.78		
	拓展全新的产品范围				0.82		
	开发全新的市场				0.76		
	进入全新的技术领域				0.65		
F5 探索式学习	不断寻求新的市场/产品技术信息					0.66	
	寻求高风险,有待实验的市场/产品信息					0.79	
	寻求使企业脱离当前产品/市场的新信息					0.75	
F6 利用式学习	从事企业做得很好的市场/产品信息搜寻						0.79
	重视搜寻企业当前所在市场/产品的信息						0.65
	积累当前有效解决市场/产品问题的方法						0.65
	Cronbach's α 系数	0.95	0.95	0.86	0.81	0.72	0.70
	特征值	7.2	2.7	2.4	1.6	1.2	1.1
	累积解释的总变异量(%)	15.8	31.6	44.7	56.5	65.0	73.2

表 3 给出了本文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所有变量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类似地,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渐进式

公司创业以及强关系与弱关系也显著相关.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以及弱关系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渐进式公司创业以及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

公司创业以及强关系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激进式公司创业以及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激进式公司创业与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要

强于与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而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

表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3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variables

序号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探索式学习	3.23	0.98	1					
2	利用式学习	3.74	0.77	0.36	1				
3	激进式公司创业	3.32	1.05	0.48	0.32	1			
4	渐进式公司创业	3.92	1.03	0.27	0.46	0.35	1		
5	弱关系	3.69	1.17	0.29	0.24	0.31	0.24	1	
6	强关系	4.76	1.20	0.24	0.32	0.26	0.41	0.46	1

注:所有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值,样本数目从661到676。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LISREL8.54)来验证各假设模型在总样本以及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成立时间少于3年、中期—成立时间大于等于3年少于等于5年、和后期—成立时间大于5年)—划分的新兴企业分样本的拟合度。由于卡方检验受样本大小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多种拟合度指标: χ^2 , $RMSEA$, $NNFI$, IFI , CFI , 这些指标的临界值分别为 $RMSEA$ 小于等于 0.08, 其他如 $NNFI$, IFI 和 CFI 则为大于等于 0.90^[24]。

3 研究结果

3.1 总样本

与假设相吻合,所有6个模型都获得了很好的拟合指数($\chi^2(194) = 673.04$, $p < 0.01$; $CFI = 0.97$, $RMSEA = 0.062$, $NNFI = 0.97$, $IFI = 0.97$)。如表4所示: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弱关系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强关

系和弱关系都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也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弱关系也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激进式公司创业也显著正相关。

3.2 分样本1

与总样本类似,所有6个模型在分样本1(成立时间少于3年的企业)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拟合指数($\chi^2(194) = 499.04$, $p < 0.01$; $CFI = 0.96$, $RMSEA = 0.076$, $NNFI = 0.95$, $IFI = 0.96$)。如表5所示: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但在模型2和6中不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激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1,4,2和6中不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弱关系在模型3和5中不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关系不明确,例如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在模型4和6中显著正相关,但在模型1,3和5中就不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弱关系在模型2和6中显著正相关,但在模型3,4和5中就不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也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强关

系与弱关系也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但渐进式公司创业与激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 1, 4 和 6 中不显著正相关。

表 4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关系—总样本 (N=676)

Table 4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in total sample (N=676)

路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WTIE	STIE	0.41***		0.41***		0.41***	
	RCE	0.10*	0.10*		0.10*		0.10*
	EXPLOIT	0.06*					
	ICE	0.17***					
	EXPLOR	0.26***	0.15***		0.15***		0.15***
EXPLOR	STIE						
	RCE	0.62***	0.62***		0.62***	0.74***	0.62***
	EXPLOIT	0.22***		0.23***		0.23***	
	ICE	0.33***		0.18*		0.18*	
	WTIE						
ICE	STIE	0.29***		0.29***	0.32***	0.29***	
	RCE	0.20*			0.20*		0.20*
	EXPLOIT	0.33*		0.34***	0.41***	0.34***	
	EXPLOR						
	WTIE						
EXPLOIT	STIE	0.33*		0.33*	0.51***	0.33*	0.85***
	RCE						
	ICE		0.88***				0.91***
	WTIE		0.26*	0.30*	0.29*	0.30*	0.26*
	EXPLOR		0.60***		0.60***		0.60***
RCE	STIE						
	WTIE			0.15*		0.15*	
	ICE		0.17*	0.29***		0.29***	
	EXPLOR			0.49***			
	EXPLOIT						
STIE	WTIE		0.36***		0.37***		0.36***
	ICE		0.17***				0.17***
	EXPLOR						
	EXPLOIT		0.24***				
	RCE						
EXPLORE↔EXPLOIT; WTIE↔STIE; ICE↔RCE;							
RCE↔EXPLORE; ICE↔EXPLOIT;							
STIE↔EXPLOIT; WTIE↔EXPLOIT; WTIE→EXPLORE							
RCE↔WTIE; ICE↔STIE							

注: WT 表示弱关系, ST 表示强关系; RE 表示激进式公司创业, IE 表示渐进式公司创业; EO 表示探索式学习, EI 表示利用式学习。

表5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关系—分样本1(N=289)
Table 5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in sample 1(N=289)

路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WTIE	STIE	0.34***		0.34***		0.34***	
	RCE						
	EXPLOIT	0.10*					
	ICE	0.24***					
	EXPLOR	0.17*					
EXPLOR	STIE						
	RCE	0.63***	0.62***		0.63***	0.76***	0.63***
	EXPLOIT	0.24***		0.21*		0.21*	
	ICE	0.30***					
	WTIE						
ICE	STIE	0.28*		0.28*	0.32*	0.28*	
	RCE						
	EXPLOIT	0.44***		0.45***	0.54***	0.45***	
	EXPLOR						
	WTIE						
EXPLOIT	STIE				0.44*		0.72***
	RCE						
	ICE		0.80***				0.82***
	WTIE		0.26*				0.26*
	EXPLOR		0.60***		0.63***		0.60***
RCE	STIE						
	WTIE						
	ICE			0.22*		0.22*	
	EXPLOR			0.47***			
	EXPLOIT						
STIE	WTIE		0.32***		0.32***		0.32***
	ICE		0.15*				0.15*
	EXPLOR						
	EXPLOIT		0.31***				
	RCE						

EXPLORE↔EXPLOIT; WTIE↔STIE
RCE↔EXPLORE; ICE↔EXPLOIT;
ICE↔STIE

注：WT表示弱关系，ST表示强关系；RE表示激进式公司创业，IE表示渐进式公司创业；EO表示探索式学习，EI表示利用式学习。

3.3 分样本2

所有6个模型在分样本2(成立时间大于等于3年而小于等于5年的企业)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拟合指数($\chi^2(194) = 467.08, p < 0.01; CFI = 0.95, RMSEA = 0.08, NNFI = 0.94, IFI = 0.95$)。如表6所示：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强

关系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激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1,4,2和6中不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

创业显著正相关. 激进式公司创业与弱关系在模型3和5中不显著正相关, 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的关系不明确, 在模型6中显著正相关, 但在模型1, 3, 4和5中就不显著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弱关系在模型2, 3, 4, 5和6中都不显著正相关; 探索式

学习与弱关系显著正相关; 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 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也显著正相关; 弱关系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 强关系与弱关系也显著正相关; 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 渐进式公式创业与激进式公式创业也显著正相关.

表6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关系—分样本2(N=219)

Table 6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in sample 2(N=219)

路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WTIE	STIE	0.48***		0.48***		0.48***	
	RCE						
	EXPLOIT						
	ICE	0.15*					
	EXPLOR	0.29***	0.25***		0.25***		0.25***
EXPLOR	STIE						
	RCE	0.70***	0.73***		0.70***	0.75***	0.70***
	EXPLOIT	0.23*		0.32*		0.32*	
	ICE	0.37*					
	WTIE			0.45*		0.45*	
ICE	STIE	0.32*		0.32*	0.45***	0.32*	
	RCE	0.45***			0.44***		0.44***
	EXPLOIT	0.26***		0.31***	0.32***	0.31***	
	EXPLOR						
	WTIE						
EXPLOIT	STIE						0.80***
	RCE						
	ICE		0.97*				0.92*
	WTIE						
	EXPLOR		0.71***		0.67***		0.71***
RCE	STIE						
	WTIE						
	ICE		0.48***	0.53***		0.53***	
	EXPLOR			0.53***			
	EXPLOIT						
STIE	WTIE		0.51***		0.51***		0.51***
	ICE		0.18*				0.25*
	EXPLOR						
	EXPLOIT		0.17***				
	RCE						

EXPLORE ↔ EXPLOIT; WTIE ↔ STIE; ICE ↔ RCE;
 RCE ↔ EXPLORE; ICE ↔ EXPLOIT;
 WTIE ↔ EXPLORE
 ICE ↔ STIE

注: WT表示弱关系, ST表示强关系; RE表示激进式公司创业, IE表示渐进式公司创业; EO表示探索式学习, EI表示利用式学习.

3.4 分样本3

所有6个模型在分样本3(成立时间大于5年的企业)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拟合指数($\chi^2(194) = 361.52, p < 0.01; CFI = 0.95, RMSEA = 0.072, NNFI = 0.95, IFI = 0.95$)。如表7所示:弱关系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激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1,4,2和6中不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渐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2和6中也不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创业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弱关系在模型3和5中不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强关系在模型1,3,4和5中不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关系不明确,例如利用式学习与强关系在模型4和6中显著正相关,但在模型1,3和5中就不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弱关系在模型4,2和6中显著正相关,但在模型3和5中就不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弱关系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也显著正相关;弱关系与强关系显著正相关,强关系与弱关系也显著正相关;激进式公司创业与渐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2,3和5中不显著正相关,渐进式公司创业与激进式公司创业在模型1,4和6中也不显著正相关。

4 讨论和结论

4.1 研究结论讨论

本文通过中国新兴企业的大样本调查验证了文献中有关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之间关系的6个常见模型,并在根据企业成立的时间把大样本划分为3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样本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

首先,所有的模型在总样本中都有很好的拟合度,弱关系与强关系、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激进式公司创业和探索式学习、渐进式公司创业和利用式学习、强关系与利用式学习、弱关系与激进式公司

创业、以及强关系和渐进式公司创业都相互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在中国新兴企业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而发生作用。尽管结果表明弱关系对探索式学习显著正相关,但是探索式学习对弱关系的反馈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之一便是探索式学习对弱关系的反馈作用通过许多其他的因素,如利用式学习、激进式公司创业、渐进式公司创业等传导了。例如,本文发现利用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创业相互促进,而激进式公司创业又和弱关系相互促进。这也说明相对于建立新的弱关系来讲,探索式学习更容易在企业内部形成激进式公司创业的氛围,因为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如激励和能力。而通过首先培育激进式公司创业的氛围,然后再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则要容易得多,因为激进式公司创业不仅会激励而且必须建立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增加企业社会网络的弱关系。出乎意料的是发现弱关系与利用式学习相互显著正相关,尽管弱关系对探索式学习的正相关关系要比对利用式学习的正相关关系大得多,利用式学习对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要比对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大得多。可能的解释之一是由于缺乏象硅谷一样的工业集群、完善的制造和销售网络、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许多中国新兴企业暂时还没有很好地区分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和强关系,它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可用资源,包括弱关系和强关系,都投入到利用式学习上,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短期内就可以获得可见的回报^[25]。

其次,只发现弱关系和强关系、激进式公司创业和探索式学习、以及渐进式公司创业和利用式学习在所有3个分样本中都相互显著正相关,其他的两两相互作用如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强关系和利用式学习等在不同的分样本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这表明中国新兴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公司创业和组织学习的相互促进作用要比社会资本和组织学习的相互促进作用更持续一致,即公司创业的影响要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更明显和一致。这也许是中国新兴企业特有的特点之一,因为先前很多相关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结果^[26];如Li和Atuahene-Gima^[27]通过对中关村高科技新兴企业(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新兴企业)的

调查也发现产品创新战略要比产品开发联盟和政治联盟的作用重要得多。可能的解释之一就是中国新兴企业由于缺乏经验,在利用各种社会资本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管理和其他问题,从而削弱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

是转型经济中社会资本作为不完善制度基础设施补充的作用被夸大了^[2, 25],例如, Guthrie^[28]就明确指出关系在中国重要性的不断下降,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系只在本身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时候才会有作用”。

表 7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关系—分样本 3 (N=168)

Table 7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in sample 3 (N=168)

路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WTIE	STIE	0.42***		0.42***		0.42***	
	RCE						
	EXPLOIT						
	ICE						
	EXPLOR	0.39***	0.28*		0.27*		0.28*
EXPLOR	STIE						
	RCE	0.44*	0.45*		0.45*	0.64***	0.45*
	EXPLOIT			0.20*		0.20*	
	ICE	0.40*					
	WTIE			0.56*		0.56*	
ICE	STIE						
	RCE						
	EXPLOIT	0.27***		0.26***	0.32***	0.26***	
	EXPLOR						
	WTIE						
EXPLOIT	STIE				0.98*		1.19***
	RCE						
	ICE		1.26***				1.29***
	WTIE		0.47*		0.67*		0.47*
	EXPLOR		0.50*				0.50*
RCE	STIE						
	WTIE						
	ICE						
	EXPLOR			0.44***			
	EXPLOIT						
STIE	WTIE		0.26***		0.27***		0.26***
	ICE						
	EXPLOR						
	EXPLOIT		0.19***				
	RCE						

WTIE↔STIE;
RCE↔EXPLORE; ICE↔EXPLOIT;
WTIE↔EXPLORE

注: WT 表示弱关系, ST 表示强关系; RE 表示激进式公司创业, IE 表示渐进式公司创业; EO 表示探索式学习, EI 表示利用式学习。

最后,不同样本中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相互作用的结果表明:成立时间少于3年的早期新兴企业由于缺乏经验和资源匮乏,倾向于更多地重视相对稳定的渐进式公司创业和强关系以及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而不是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以及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成立时间大于等于3年却小于等于5年的中期新兴企业由于不断积累的经验以及成长的激励,关注的重点慢慢开始向弱关系和探索式学习以及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转移,但同时还保持着对早期渐进式公司创业和强关系以及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重视.因此,这个阶段企业不断地对各种关系进行尝试,是各种关系并存,且最混乱的阶段;对于成立时间大于5年的后期新兴企业而言,通过中期对各种关系作用的调整,对何种渠道或何种机制促进何种学习以及学习对渠道或机制的反馈作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15, 29].另外,处于发展后期的新兴企业基本上在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创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以及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关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许多不再显著.

4.2 研究贡献

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整合和拓展以往文献中有关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分散的讨论,通过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国新兴企业的样本($N=676$)验证了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在新兴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大大促进了组织学习理论的发展. Huber^[8]对现有有关组织学习文献的全面回顾后,指出该领域缺乏整体综合的研究.例如,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都分别被多次强调对组织学习有重要的影响,但总是被割裂开来独立进行分析,从而没有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如何共同对组织学习产生影响,更不用说研究分析组织学习对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的反馈影响. Bapuji 和 Crossan^[30]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即组织学习领域仍然缺乏包括多种条件因素的综合模型.因此本文首次尝试分析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相互作用的模型,研究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各模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从而为研究组织学习开辟了新的方向,即通过融合组

织学习和其它组织理论,如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

其次,本文大大促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目前绝大多数社会资本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社会资本对绩效的直接积极作用上,对社会资本如何发挥作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多大程度发挥作用等问题还知之甚少^[6],特别是对于弱关系和强关系作用的争论还喋喋不休^[31, 32].本研究的结果指出,强弱关系哪个更有效的问题是有范围限制的,强关系在新兴企业成长的早期对利用式学习最有效,而弱关系则在新兴企业成长的后期对探索式学习最有效.尽管理论界对网络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能极大丰富网络作用研究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网络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是很缺乏^[3, 31].本文则通过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以及组织学习对社会资本反馈作用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了社会网络作用的研究以及网络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例如,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在新兴企业发展后期能大大促进弱关系网络的建立,而利用式学习在新兴企业发展早期则大大促进强关系社会网络的形成.这些研究结果脱离了静态和分散的社会资本理论观点,促进了社会资本理论动态和系统的观点的发展.

第三,本文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研究人员有关不同类型公司创业作用的争论.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不管是新兴企业发展的早期、中期、还是后期,激进式公司创业促进探索式学习和渐进式公司创业促进利用式学习^[33].另外,很少有研究同时分析公司创业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以及组织学习对公司创业的反馈影响,而本文则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即不管是新兴企业成长的早期、中期、还是后期,激进式公司创业促进探索式学习,而探索式学习又反过来加强激进式公司创业;渐进式公司创业促进利用式学习,而利用式学习又反过来加强渐进式公司创业.可见,本文大大整合了零碎的公司创业理论.

最后,本文大大促进了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理论在转型经济中的应用.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有关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的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在转型经济如中国的研究非常少;尽管社会资本在转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共识,可最近的研究表明有关社会资本在转型经济中如何发生作用、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等一连串问题还亟待进一步研究;类似地,绝大多数有关公司创业的研究也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34]。可见,本文为这些理论在转型经济中的运用做了很好的尝试。

4.3 研究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当然本文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首先,考虑到本文样本数目巨大($N=676$),采取了主要信息提供者技术(key informant approach),即每个企业由该企业的CEO回答问卷的所有问题。尽管这种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在战略领域被广泛使用^[35],但采取多个信息提供者技术(multiple informant approach)也许会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尽可能采取多个信息提供者的方法来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其次,横向设计的调查研究阻止了对因果关系的验证,真正因果关系的验证必须通过追踪数据调查来实现,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采取追踪数据调查,真正验证新兴企业成长过程中各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36]。第三,本研究仅仅考虑了中国新兴企业中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

的作用,而没有考虑其它重要因素的作用。例如,已经有研究指出创业团队的特征、战略选择、技术环境变化以及资源准入等因素都对新兴企业的成长发挥作用^[7],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尽可能地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丰富新兴企业成长理论。最后,本研究的样本企业来自江苏和广东两省,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这两个省份新兴企业研究的结论能否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新兴企业或者别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新兴企业,因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新兴企业的知识和资源状况也大相径庭,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关系是否与本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把目光跳出新兴企业的范围来研究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大企业,因为大企业 and 新兴企业相比在资源、机会和威胁等方面都很不相同,因此在运用组织学习、社会资本和公司创业方面应该会有类似和特殊的地方。总之,未来的研究应尽可能地选择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来提高本文结论的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 [1] Baum J A C, Locke E A, Smith K G.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venture growt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2): 292—303.
- [2] Peng M W, Health P S.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2): 492—528.
- [3] Delmar F, Shane S. Legitimizing first: Organizing activities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ventur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4, 19(3): 385—410.
- [4] Zahra S A, Nielsen A P, Bogner W C.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 23(3): 169—189.
- [5] Ireland R D, Hitt M A, Camp S M, et al. Integra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actions to create firm wealt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2001, 15(1): 49—63.
- [6] Peng M 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micro-macro lin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86—501.
- [7] Lyles M A, Saxton T, Watson K. Venture survival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3): 351—375.
- [8] Huber G 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 contributing processes and the literatur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1): 88—115.
- [9] Stinchcombe A.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A].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M]. J. G March, ed.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 [10]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1): 71—87.
- [11] Knott A M.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s complements[A]. I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M]. ed. N. Bontis and C. W Cho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2002.
- [12] Van Wijk R, Van den Bosch F A J, Volberda H W. Knowledge and networks[A]. In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M]. ed. M. Easterby-Smith, *et al.*, Malden: Blackwell Pub, 2003.
- [13] Morrison E W. Newcomers'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ties during social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6): 1149—1160.
- [14]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15] Hansen M. The search-transfer problem: 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organizational subuni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1): 82—111.
- [16] Beckman C M, Haunschild P R, Phillips D J. Friends or strangers? Firm-specific uncertainty, market uncertainty, and network partner selec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3): 259—275.
- [17] Covin J G, Slevin D P.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small firms in hostile and benign environmen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1): 75—87.
- [18] Henderson R M, Clark K.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9—30.
- [19] Luo Y, Peng M W. Learning to compet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2): 269—296.
- [20]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903.
- [21] Atuahene-Gima K. The Effect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R]. Working Paper i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 [22] He Z, Wong P.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4): 481—494.
- [23] Collins C J, Clark K D.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top management team social network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creating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6): 740—751.
- [24] Byrne B.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PRELIS, and SIMPLIS*[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8.
- [25] Xin K R, Pearce J L. Guanxi: Good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institutional suppor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6): 1641—1658.
- [26] 蒋春燕, 赵曙明. 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J]. *管理世界*, 2006, (10): 90—99.
- Jiang Chun-yan, Zhao Shu-m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Management World*, 2006, (10): 90—99. (in Chinese)
- [27] Li H, Atuahene-Gima K.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6): 1123—1134.
- [28] Guthrie D.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4 (June): 254—282.
- [29] Hansen M. The search-transfer problem: 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organizational subuni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1): 82—111.
- [30] Bapuji H, Crossan M. From questions to answers: Review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 *Management Learning*, 2004, 35 (4): 397—417.
- [31] Hoang H, Antoncic B.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165—187.
- [32]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 674—698.
- [33] Slater S F, Narver J C.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5, 59(3): 63—74.

- [34] 蔡莉, 费宇鹏, 朱秀梅. 基于流程视角的创业研究框架构建[J]. 管理科学学报, 2006, 9(1): 86—96.
Cai Li, Fei Yu-peng, Zhu Xiu-mei. Establishing of the fram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based on new busines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6, 9(1): 86—96. (in Chinese)
- [35]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23—206.
- [36] 蒋春燕. 中国新兴企业自主创新陷阱的突破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4): 73—80.
Jiang Chun-yan. Breakthrough of traps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Chinese new ventures[J].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2006, (4): 73—80. (in Chines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study of new ventures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JIANG Chun-yan, ZHAO Shu-ming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s concern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both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summarized six most representative models embodying their recursive relationships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se relationships through a large sample of 676 Chinese new ventures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each other; however, such supporting relationships diff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new ventures. Specifically, for new ventures in the early stage, relationships concerning incremental CE, strong ties, and exploitation were emphasized; for new ventures in the middle stage, new relationships concerning weak ties, exploration, and radical CE came into effect and previous ones still had influences; and for new ventures in the late stage, all kinds of supporting relationships concern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re becoming obvious and getting into balances.

Key words: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strong ties; weak ties; increment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radic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